

妇女节温暖

心窗小语

商艳燕

人的一生有很多次身份转换的机会，每一次转换身份都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人生。
没结婚时过三八妇女节，单位的大姐们欢天喜地，放半天假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名正言顺地休息半天，虽只有半天也叫人愉快。没结婚的女青年们虽然不愿意被称为妇女，但是可以蹭半天假期，心里也乐不可支。那时一半还是青年团员的身份，一半却发现自己正在向妇女的行列前进了。

可是妇女节其实是很好友的一个节日，尤其是对于已婚的女性们来说。三八节时总会收到一束鲜花，家里迎来春天扑鼻的芬芳。有花开的屋子，心随着目光都变得生动起来。

我的另一半就喜欢整花样，每年大节小地从不下落，最喜欢买花整个仪式。开始我还小有小情绪，没觉得这是浪费钱财，不如买两个猪蹄子实在。好在经过几次磨合，我们俩的性情开始接近，他仍爱买花，我也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对此欣然接受，从此皆大欢喜。

有了孩子后，小家伙见样学样，也会用行动表达爱意。小时候跟着爸爸出去买花，知道这一天要向妈妈表达感谢。上幼儿园时，学校在一天教他们做手工，他给我的第一个三八节礼物是在粉色卡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钥匙，歪歪扭扭地剪下后贴到卡片上，还挺会写词的，写着：“妈妈，三八节快乐，祝您开门见山，见到的都是我满满的爱。”不会写的字人家问了老师一个个抄了上去，这礼物不比一座金山还叫人的欢喜，这不就喜欢看动画片喜羊羊，学了不少成语，这就不用说了吗？

小时候出门都得大人领着，每次我在家做饭，他俩去给我买花，回来嘻嘻哈哈地祝我节日快乐。我说这天妇女不能劳动，他俩却不管。有时我们出去吃，吃得理直气壮。有时候下午一起去逛逛街，儿子非要给我买礼物，说我平时不舍得花钱，这时想要什么就跟他提，他用压岁钱给我买。我就要一个小小的礼物，算是满足小朋友感激妈妈的心愿。

再大一些，上学放学都能自己走了，中午我在家做饭，人家回来，给我抱了一大束鲜花。一个人跑到鲜花店去给妈妈买花，他说店主都惊呆了，说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给妈妈买花的。他说时有些得意，说我可真幸福。不能做一个扫兴的妈妈，要愉快地接受他的一切礼物。

有一年是周末，上二课超了半小时还没回来，虽然二课班就在马路对面，我也担心了。下楼去接，见他迎面走来，抱着束鲜花。说自己去订花，本来想给我个惊喜，却让我提前撞破。我抱着鲜花走在路上，觉得特别骄傲。平时很少发朋友圈回来也赶紧发了个朋友圈，就是为了让孩子知道我喜欢他所做的一切。

不过有一年小朋友噘着嘴说：“一会儿妇女节一会母亲节的，怎么女人的节这么多，我们小孩子的节却只有一个？”我不禁哈哈大笑。后来他打开了：“反正不管我给妈妈买什么礼物，到了儿童节你都会还回来的。”

还有一次，我问他：“下午放假你准备给妈妈买什么礼物呀？”他说：“去书店买折纸。”我说：“啊？我又不能玩，这是给你自己买的吧！”他说：“对呀，我们去书店，我知道反正要有儿子陪着你，你就很高兴了。”他说得太对了。

想起这些年的三八节，每年都会收到孩子不一样的礼物，他一边送着礼物一边就长大了。现在上了高中，在学校过节，每次都会打电话祝我节日快乐。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其实只要一个祝福就够了，因为你知道孩子的心里装着牵挂，心怀温暖。节日是表达爱的日子，愿我们与孩子都学会在这世间温暖前行。

清欢

波波

二月
你从远方捎来春意
风像一支支轻快的曲子
沉寂了浮华也吹远了往事
风有约，花不误
时光在枝头写下关于岁月的诗句

二月
我在古城的青石巷
数着挂满灯笼的红灯笼
那些从瓦房屋顶上红起的炊烟
缭绕在旧时光里
记忆在悄无声息的沉溺

二月
我在时光里熬制一壶茗香
顾盼回眸
等一缕春风捎给你
还有几许光阴与故事
等待一场春天的相遇

渔港的男人与女人

人生况味

吴伯世

气。他们爱喝酒，对酒有情怀，给酒起了很多名字：下海酒、上岸酒、落钩酒、收酒等等。
男人出海捕鱼，风里来浪里去，回来要喝酒，喝酒就要有菜有肉。女人心宽肚厚，变成了好厨师。油炸小海鱼、清蒸大龙虾、快火炒猪肝、慢火炖羊排，都是她们的拿手菜。海边有的女人看到了商机，放下鱼筐，做起吃事。小街里，出现了女人经营的酒家餐馆，大姐小家、二嫂糕铺、三姨面馆等五花八门的招牌，圆的方的，横的竖的，点缀在小街的两旁，给小街增添了特色，带来了繁华。

男人出海归来船靠港，第一件事，就是到小街的酒家喝上岸酒。有时几艘船的人聚在一起，吃着新鲜的猪肉，喝着陈年的米酒，刘拳猜马，敬酒罚酒，闹得很欢乐。酒够量足，大伙回家。家中的女人早就打好了洗澡水，泡好热山茶，等待男人归来。
男人到家了，把满身的鱼腥洗干净，喝下一壶热山茶，便和女人进入房间讲故事。男人讲大海里小海豚引航，大鲨鱼护卫，女人讲苗寨的五彩饭、黎家的茶鱼菜，说着说着就进入梦乡。

潮涨潮落，不知不觉，人们发现渔港的渔船变了，从借风给力航行的布帆船，变成了螺旋桨推动前进的机器船。搏大海的机器，操作了机械化，下网拉钩的机器，装了盐腌鱼的船舱变成了放冰冻鱼的冷库，刚刚拉上船的金鲫银鲫、白鲞红鲞、石斑花鲞等各种各样的鱼，有的还洒斑跳蚤，便被扔进冷库。

船变人也变，男人的大脑变了，他们会按键点鼠标，跟卫星要航向，他们的航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越画越远，鱼也越捕越多。
渔港的男人变，渔港的女人也变，她们会坐火车乘飞机，会把海产品打造成品牌，运往很多地方出售。在大的省会，在小的县城，都会听到她们的声音，见到她们的鱼铺。她们的生意越挣越大，越做越好。

年去年来，年年有变，渔港的男人与女人也在变。

一条河，从远处的山沟岭壑，裹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弯弯曲曲奔向大海，和滔滔浪花高兴亲吻。淡水和咸水相融，暖流和热浪互拥，使得这一片海域，滋生出水族丰富的美味佳肴。海龙王的女儿带着虾兵蟹将，邀朋请友约亲人，带妻携子率孙儿，来到这里欢聚。它们尝美味吃佳肴，追光波逐浪花，把这片海当做它们的乐园。

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帮人，他们对海龙王的乐园起了兴趣，在乐园的岸边，搭起茅寮，垒好灶台，建成了家。海潮有涨有落，落潮水退，男人腰挂竹篓，手持渔具，闯进乐园里捞鲜。他们网鱼捕虾，摸螺敲贝。待到潮涨浪花来，他们腰间的竹篓已沉甸甸。

男人满载而归，喝酒吃饭，女人在旁边，分类海鲜，分拣好就急忙动身出发。她们一条扁担两个箩筐，把石斑鱼、黄翅鱼、大龙虾、小沙虾、红扇贝、黑毛螺，挑到山上的村寨交易，换取大米小粟、瓜果蔬菜；挑到山下的墟集摆卖，买回布料针线、油盐醋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也不知什么时候，这里增添了許多新来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大都以捕鱼为业。捕鱼的人越来越多，捕鱼的技术也越变越高超。出海的船只，由摇橹的小舢板变成扬帆的大木船；捕捞的工具，也由下小网抛小钩变成放大网下钩。浅海游小鱼，深海藏大鱼，男人驾驶着渔船从近海航向远海。海水浅灰变深蓝，海浪细微变狂澜。操作与风搏，浪浪相激变网鱼钩。操作完了，就喝酒吃饭抽烟，谈天说地论古今，等待鱼儿入网上钩。是时收网拉钩了，大家又开始忙碌，拉钩的拉钩，收网的收网。白鲫红鲫、油鲞石斑等各种鱼类，一条一条被拉上船。捕的鱼多了，海龙王有时会大发雷霆，它呼来狂风，喷出骤雨，掀起巨浪，把大海搅成恐怖的世界，于是就有了很多人与海的故事。有的船被狂风左右摇晃，危机四伏，有成群的大鲨鱼游来围在周边，不知道是保护船还是想吃人肉？结果是它们给

船挡住了风浪，使船有惊无险；有的船被巨浪抛上扔下，打成碎片，人爬在破旧的船板上，在浪里漂泊，分不清天南地北，后来有海豚引航，人平安上岸；有的船被龙王拖入海底，人被锁进龙宫。船没了，人去了，可这海里的人从来不肯向海龙王投降。船没了再造，父亲走了，儿子顶上，继续扬帆掌舵，驶向海洋，放网下钩。

人多船多，变化也多，弯弯的港边，这地方就变得热闹多了。
男人出海捕鱼，年老体弱的，驾小舢板浅海，潮涨潮落来回，叫赶小海。身强力壮的，操大船航海，十天八夜往返，叫搏大海。不管赶小海搏大海，都很辛苦，都有危险，有时还要和狂风巨浪生死搏斗，极为惊险。于是酒就成了他们的神药，酒能给他们力量，酒能给他们勇

气和勇气。他们爱喝酒，对酒有情怀，给酒起了很多名字：下海酒、上岸酒、落钩酒、收酒等等。
男人出海捕鱼，风里来浪里去，回来要喝酒，喝酒就要有菜有肉。女人心宽肚厚，变成了好厨师。油炸小海鱼、清蒸大龙虾、快火炒猪肝、慢火炖羊排，都是她们的拿手菜。海边有的女人看到了商机，放下鱼筐，做起吃事。小街里，出现了女人经营的酒家餐馆，大姐小家、二嫂糕铺、三姨面馆等五花八门的招牌，圆的方的，横的竖的，点缀在小街的两旁，给小街增添了特色，带来了繁华。

男人出海归来船靠港，第一件事，就是到小街的酒家喝上岸酒。有时几艘船的人聚在一起，吃着新鲜的猪肉，喝着陈年的米酒，刘拳猜马，敬酒罚酒，闹得很欢乐。酒够量足，大伙回家。家中的女人早就打好了洗澡水，泡好热山茶，等待男人归来。
男人到家了，把满身的鱼腥洗干净，喝下一壶热山茶，便和女人进入房间讲故事。男人讲大海里小海豚引航，大鲨鱼护卫，女人讲苗寨的五彩饭、黎家的茶鱼菜，说着说着就进入梦乡。

潮涨潮落，不知不觉，人们发现渔港的渔船变了，从借风给力航行的布帆船，变成了螺旋桨推动前进的机器船。搏大海的机器，操作了机械化，下网拉钩的机器，装了盐腌鱼的船舱变成了放冰冻鱼的冷库，刚刚拉上船的白鲫银鲫、白鲞红鲞、石斑花鲞等各种各样的鱼，有的还洒斑跳蚤，便被扔进冷库。

船变人也变，男人的大脑变了，他们会按键点鼠标，跟卫星要航向，他们的航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越画越远，鱼也越捕越多。
渔港的男人变，渔港的女人也变，她们会坐火车乘飞机，会把海产品打造成品牌，运往很多地方出售。在大的省会，在小的县城，都会听到她们的声音，见到她们的鱼铺。她们的生意越挣越大，越做越好。

年去年来，年年有变，渔港的男人与女人也在变。

儋州坡井润众生

邱文清

儋州中和，历史文化名镇，也是苏轼当年被贬儋州任“琼州别驾”的昌化军所在地。中和镇外南边，苏轼寓居儋州的桄榔庵遗址，文物考古挖掘已经完成，留下的深深浅浅的条石、房垣遗迹。遗址旁，立有其中后人为了纪念苏轼的少有的双面石刻石碑。其中一面刻有“中正”两个大字，另一面石刻字迹已然模糊不可考。

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十个月后，这里将建成一个主要展示苏轼在琼州、儋州生活、学习的东坡纪念馆，并作为今年海南承办的全国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主景点。

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苏轼由琼城辗转到达昌化军贬所，“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苏轼所任的“琼州别驾”仅是一个虚衔。被贬儋州的苏轼东来，虽有当地淳朴百姓的盛情相待，官方的昌化军史张中因对苏轼的敬仰而专门安排住进官舍。不过，这样好景时日不长，苏轼就再次受到打压，被赶出官舍，栖身城外的桄榔林中。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当时的儋州，尚是蛮荒之地，被赶出官舍的日子并不好过。苏轼只好拿出一点积蓄，在城外桄榔林中买下一块薄地，张中和当地诸生以及百姓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建成了五间草舍。“短篱舍间，寄我无穷境”，苏轼将这五间草舍命名为“桄榔庵”，身处蛮荒之地，尽管居所简陋，但毕竟多少还是心生慰藉。

桄榔庵遗址往西，沿路步行数百米，路旁有一井。井四周砌砌石栏，井口大约一米，移开井护的棚柱，砖砌处水质清冽，完全可以饮用。井沿由海南特有的玄武岩凿成，井沿上，汲水绳索勒割的深深浅浅的数条痕迹，透着 years 累月的历史沧桑。

井旁围柱外，“宋苏文公神位”“东坡井”两块字迹斑驳的石碑引人注目。“桄榔庵西，是曰坡井，一井沛然，凿自公手”，碑上所刻文字载明，这口井，就是苏轼贬谪儋州的第二年夏秋，亲自勘察水脉，带着儋州诸生与周边的村民共同凿出，被当地村民称为“东坡井”。

“谪居偃仰，卜筑城南”“老人和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居住在昌化军城外的桄榔庵，苏轼与儿子苏过过的日子过得贫穷困苦，但奈何他心怀民生疾苦，一有机会，想着的却是如何尽可能为民办实事。

苏轼发现，因为这里临近大海，水质极差，“白井皆咸”，“饮食百物艰难”，村民们不得不依靠沟渠渠雨水满足日常所需。但因为这种取水用水方式，水质极易污染，长期饮用很容易对身体造成损害，以至于病亡者众多。鉴于“当地老百姓习惯饮河塘水常病”，苏轼一方面为了解决自身日常净用水，常到远处的北门江取清澈的江水沏茶煮饭；另一方面同时开始特别注重从附近四处寻觅干净水源，期望解决当地百姓健康饮水问题。

在桄榔庵西边的天庆观附近，苏轼发现一股甘泉，于是准备再此挖一口深井以清洁之供水附近村民共用。苏轼向提议的当地诸生符林、王霄、黎子云等人提到，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赞同。说干就干，苏轼率领诸生与当地百姓一起挖井掘井，数天工夫，一口甘泉井凿成，干净清冽的泉水涓涓细流，四时不竭。

寓居桄榔庵，苏轼曾经“夜与诸生王霄携汲汲于此”，多有与文友唱和诗文的畅快愉悦；当然，明月当空之下，也有苏轼一个人沿着寂静的阡陌小道来到井边汲水，“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之相同”的清冷孤寂。

一口东坡井，前后造福中和百姓900余年。当地百姓为感激苏轼帮助开挖此井，世代用上干净健康水源，于是便把此井改名为“东坡井”，还把附近的村子改名为“坡井村”。“坡井村”历经风雨，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坡井千秋甘露，偃耳人万代诗风”。东坡井前的围栏两边有这样一副对联，字里行间饱含坡井村人对东坡先生的重生生、兴文化的感恩和纪念之情。陪同我们考察的中和镇党委书记介绍，自从东坡井之后，中和民间的楹联、书法等文化之风颇盛。到现在为止，每年春节，中和镇内不少人家都是自己撰联、自己制纸，自己书写春联，其中不少对联都与东坡井高度相关。譬如“东坡井水吐清茶，座对檐前陶令花”、“泉深泽惠眉山露，玉润清风叩阊门”，这些实际上都是表达中和民众一直以来对东坡先生的景仰和纪念。

几口古井，数眼甘泉，只因遇上苏轼，几乎皆名东坡井。有资料记载，海南人纪念苏轼的泉井至少有六处，这些泉、井原虽有不同名字，但至今依然有不少人将其称之为“东坡井”。民众直接的称谓，其背后承载着海南民众对东坡先生的崇拜与敬仰。

东坡过后仍东坡。不独只在海南，东坡先生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走过千年东坡泉井

史海钩沉

邱文清

苏轼一生，执念百姓苍生疾苦，其中多与水有关。无论在杭州、颍州、徐州等地主政，疏运河、筑堰闸、浚西湖、救洪灾都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政事。即便是在岭南、贬谪“南荒”被逐流放，也是浚湖修桥、引水凿井，虽身不由己但也整合各方资源竭尽所能。在他最为艰难的海南三年，苏轼每到一地都留心解决民众健康饮水问题，他帮助勘察找到的甘泉、水井，至今大多犹在，福泽千年，留下一路关心民众疾苦的民本情怀和政声人去后坊间美谈。

年初，赴儋州、三亚考察图书中心和媒体融合中心建设、利用交通图书的间隙，短暂走访东坡当年途经海口、贬谪儋州的部分遗址地。匆忙行走，简略寻访，记下一些东坡先生在海南，惠泽民生的那些与水相关的事物痕迹。

琼城甘泉情深

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原本已经在岭南惠州白鹤峰上购地建房，希望一家在此团聚“作终老计”苏轼，却因一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文再次触动朝堂之上政敌的嫉妒之心。政敌看不过苏轼居白鹤峰上的诗之意，一纸谪令，将其再贬海南昌化军安置。

年过花甲的苏轼，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出发，继续南行，孤舟飘摇，穿过风高浪急的琼州海峡，前往荒岛海南贬所。

苏轼从徐闻出海，自澄迈登陆，先到琼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口府城办理谪居手续，然后再经澄迈老城、临高，最后到达被贬地昌化军。三年后，苏轼遇大赦北归，再次路过琼州府署。尽管途经琼城时间很短，但苏轼为琼城留下的，其中就有至今泉水仍然清冽的双井大礼。

苏轼当年贬谪之时的海南琼州府治所在地，位于海口府城南。利用考察转程的空档，我们在下午五点左右匆匆走进美舍河边的五公祠。五公祠内，路树成荫，建筑高低错落，曲径蜿蜒通幽。苏公祠的面积不大，关于东坡先生展陈的内容也不太多，阅读匆忙，印象不深。

苏公祠外，名为“润酌亭”“浮粟泉”两处泉水，却让我们一行更有探究的兴趣，花了不少时间。

从旁边的碑刻上的文字介绍得知，苏轼当年贬居昌化军(儋州)途经琼州州城(今海口府城)，寄寓城南开元寺，偶尔泛舟南溪，到南溪河畔那城北隅的树林间读书、闲游。苏轼看见附近的居民舀河水饮用，很不卫生，也有不少因此而生病的百姓。虽只是暂时寄寓的过客，但一生关注民生的苏轼，内心充满的民本情怀让其开始留心探源，寻找附近的干净水源。

不得不提，苏轼是一位全才。我们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苏轼极有可能还是一位熟悉水利勘察的专业人士。经过观察附近地形地貌和南渡江的流势之后，苏轼大胆判断，在府城东北角“依地开凿，当得双泉”。当地民众根据苏轼的指点，一番开凿，两眼甘泉如苏轼所判断汨汨流出，民众掘泉为井，分别名为“洗心泉”“浮粟泉”。从那以后起，琼城当地百姓多到此泉中取水，“自是汲者常满”。

没多久，苏轼按例离琼赴儋。新任的琼州太守、承议郎陆公因为敬仰敬重苏轼，便在苏轼指凿的洗心、浮粟两泉之上各盖一亭，分别命名为“临清亭”和“濯缨亭”，后又在这两亭之间为双泉再建一亭，亭中竖有其所书“东坡双泉”石碑，只是未命名。可能陆公的期望，是有机会的时候再为苏轼命名，以作纪念。

三年后，还真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元符三年(1100年)6月中旬，苏轼遇赦北归，途返琼城。重游南溪，见三年前自己选定位置开凿的洗心、浮粟双泉“汲者常满”，福泽琼城百姓，再加上陆公请其为亭题名的虔诚相待，苏轼心情舒畅，当即应允。苏轼取《诗经·大雅·洞酌》之章，挥笔写下“洞酌亭”三个大字，并兼写作诗留别。这在类似题记的“并引”中清楚介绍了自己发现两眼甘泉和为泉亭题名经过。

洞酌亭下，有韵亭刻有苏轼仿《洞酌》诗体，写的《洞酌亭》诗。其中结尾处一句“既味我泉，亦啖我诗”是苏轼借用《诗经·小雅》之句来点明，大意就是以后来这里的人，既可供饮我指凿的泉水，也可品味我留在这里的诗句，字里行间有酣畅淋漓

浪潮

李红作



和峨蔓旅游公路邂逅

馨香一瓣

壹心

昨日，因工作需要到峨蔓镇调研，和峨蔓段的旅游公路不期而过，忽然有种惊艳的感觉，却匆匆而过，流连忘返无法忘怀。
一直对那种眼前豁然开朗，沿着一望无际碧绿的海岸奔跑的感觉念念不忘，想像着如果在海边奔跑的感觉也会非常的美妙！随着画面感越来越强烈，我坚定的决定第二天早上到峨蔓跑步。

今天清晨像往常一样5点30分准时醒来，带上水和食物，收拾完毕出门，7点多到了峨蔓镇。峨蔓旅游公路起始于下浦港大桥，下浦半岛和对岸梯形的陆地，像螃蟹两只大螯，钳向大海，形成下浦港湾。站在下浦港大桥远眺，海面形成一条狭长的水系延伸到内陆，就像是飘扬的一条绿丝带。下浦半岛上墨绿色的树林和碧绿色的海水之间矗立一幢白墙红瓦别墅，格外醒目，听说是“好时光民宿”。

过了下浦港大桥，旅游公路上车辆和行人稀少，公路好车好路，车辆和行人沿着旅游公路往东方向跑。公路逐渐的向右转呈现一个大弧弯，顺着弧弯曲线向前跑，左前方树丛墨绿色中慢慢露出碧绿色，随着步伐前移，那一抹绿色像扇子一样慢慢的撑开，直至一块硕大的、完整的、绿得逼眼的平面镜，一览无遗的暴露在眼前，那种向天边无边境界延展的浩瀚冲击你的心灵，就像蒙着面纱的美妙少女，慢慢揭开面纱，首先露出明眸善睐的眼睛，再慢慢露出挺括的鼻梁，然后是丰润性感的双唇，你才惊叹于女子的容貌。这时的海岸线和公路并行，在广阔的穹庐之下，大海宽阔的胸怀陪伴中向前奔跑，得天地之举托，何俱人世的孤独！

这里的海岸布满大大小小黑色

的火山岩，形成火山岩岸。坚硬的石头和柔软的水相伴几千万年，形成“水火交融”有趣的现象，原生态的阴阳平衡，相互制约，和平共处。不知那位文人给这处海湾取名为了龙腾云霞观景台，估计这里定是云雾经常变幻莫测的地方。我坐在礁石上，静静的欣赏海浪一阵一阵拍打着礁石，泛起水珠四射的浪花，一片又一片白色浪花翻涌上来又消退下去，永不倦怠，不紧不慢有节奏的重复。不远处，平静的海面上几条小渔船静停泊，有一个老伯轻轻地摇着船桨，外面喧嚣的世界与这里无关。这与世无争的态度给我安静的力量。
离开龙腾云霞观景台继续向前